# 客座贅語

# 客座贅語卷五目錄

金陵諸園記　古園

三宜恤　鼠拖卷

許王二公雅量　少冶公注杜詩

南京太廟祀典　上陵

洼籙司官　蕁雲蒸

國子生中式額數　登第有定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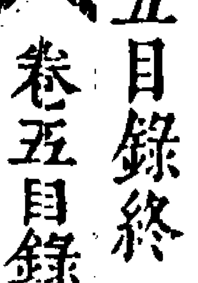
李祺　建業風俗記

蠍　燕子磯江中龍

冊庫鎖匙　銅儀龍

客座贅語卷五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五

遯園居士輯

竹渡腐儒批

禮樂羣英像

宋嘉定五年黃度作晉元帝新廟於石頭東兩廡設禮樂羣英三十六人像葉適爲之記按三十六人爲王公導字茂弘謝公安字安石劉公琨字越石祖公逖字士稚顧公榮字彥先賀公循字彥先紀公瞻字思遠鄧公攸字伯道周公訪字士達應公詹字思遠

戴公淵字若思周公顗字伯仁司馬公承字敬才卞公壼字望之郗公鑒字道徽陶公侃字士行溫公嶠字太真庾公亮字元規劉公超字世瑜鍾公雅字彥胄桓公彝字茂倫陸公曄字士光孔公瑜字敬康孔公坦字君平何公充字次道蔡公謨字道明顏公含字弘都孫公綽字興公王公羲之字逸少王公述字懷祖王公彪之字叔虎王公坦之字文度桓公沖字幼子謝公石字石奴謝公玄字幼度陶公潛字元亮

歐章邑

教坊頓仁曾於正德中隨駕至北京工於音律於中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於開口閉口與四聲陰陽字皆不誤常云南曲中如雨歇梅花呂蒙正內紅粧艷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何柘湖嘗令仁以伯喈一二曲教絃索仁云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

入律況絃索九宮之曲或用滚絃花和大和釤絃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宮原不入調間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是且箭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或少一彈則彷板矣其可率意爲之哉

查八十琵琶

王亮卿徽州人能詩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之相期於伎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掃即四絃俱絕須攜我所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

院楊家楊家世以琵琶鳴酒半查取琵琶彈之有一娘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琶姬最知音連使人來言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曲使女子扶掖而出問查來歷查云我正陽鍾秀之弟子也姬昔與秀之狎與與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苦竹君

友人張玄度名振英雋才也為諸生有聲神鮮標令飄然人外家四壁而書室內左圖右史焚香掃地秩如也研席筆墨楚楚皆有致意下雜植花卉杞菊倚

而嘯咏自謂不減古人興發輒復豪舉高歌一引數十觴不惓詩多類刻好林和靖孫太初之爲人每慕而效之字法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得其遒俠後以酒成疾而卒開於隙地種竹數十竿因號苦竹君蓋以張鷹自況也嘗與余唱和見余修禊閣稱標其佳句賞咏之至今猶感其意余嘗箴君韶年而詩好作苦語乃未四十而沒豈其兆邪遺墨猶存而清音靡嗣悲夫

前記異聞一百則以皆金陵之事故存之

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

孫皓天紀中建康有鬼目菜生黃狗家又有賈菜生吳平家按圖以為瑞封狗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晉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盤及為羌煑貊炙

王曇首家世居馬糞里世號馬糞諸王

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𥁕至家開視有蚕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王僧辯嘗為荆南得橘一蔕三十子以獻梁元帝

宋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爲中瑞

宋世納后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納徵諸物外有虎皮二枚泰始中又議加豹熊羆皮各二枚

宋齊間扶南等國獻赤白鸚鵡者凡四五又有青蟲不知何物

泰始二年六年獻四眼龜六眼龜八眼龜

宋孝武大明三年廣州獻三角水牛七年永平郡獻三角羊

宋元嘉中有嘉禾一莖九穗

宋元嘉中華林園中荷花二花一蔕者凡六七見

王獻之嘗寫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八分

王濬伐吳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樓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晉元帝大興初有女人陰在腹上當齊下性淫而不產義熙中豫章人有兩陽道重累而生

卞壼死蘇峻之難後盜發其墓見壼鬢髮蒼白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甲穿於手背

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謡曰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席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荅曰點則飛去人以爲虛誕因請點之須臾雷霆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

宋元嘉中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向上謂之飛天紒

梁武帝酷好佛法性多合恕勑天下貢獻綾羅錦綺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翦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勑云期畢便申

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齊王奐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辞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

宋明帝嗜鱁鮧以蜜漬之一頓食數盂鱁鮧乃烏賊魚腸也又噉肥猪肉至二百臠

宋元嘉中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彌年又明帝初有猘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倂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沈約謝始安王賜茯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啟

梁武帝於鍾山造一佛像長一丈七尺每量輒餘二尺遞量之至二丈七尺而望之高大如初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裕裕斬之於建康市百里之內草皆焦而死唐小說載泓遯去得仙與衡山僧語

顏含兄畿服藥過多遂死已而復生終歲偃臥有須以夢托之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

郗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超死日爲作誄者四千餘人

周興嗣爲梁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視之心如掬爍泥（先出得異志與劉賓客嘉話不同）

宋前廢帝母太后病危篤呼之不肯往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

東昏爲潘妃造殿未施梁桷便於地畫之但求宏麗不知精密工匠自夜迨曉猶不副速則取諸寺佛殿

藻井偃人騎獸以充足之山石皆塗以采色當暑者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

梁元帝徐妃無寵帝眇一目帝間至妃許妃預作半面粧待之

東昏因潘妃所生女百日而亡身服斬衰蔬膳積旬左右直長奄豎王寶孫諸人共營肴羞云爲天子解菜

東昏於閱武堂置市賣酒潘妃爲市令東昏小有過失妃輒笞決之因勅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實中

鬱林王侍祖武帝疾比危篤私與妃何氏書中央大喜字又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

明帝多忌諱以騧字似禍字勑改爲馬邊瓜

宋前廢帝爲山陰公主立面首左右三十人

宋鬱林王即位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

鬱林與諸不逞羣小齎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爲笑樂

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易名爲犬子
東昏永元元年七月淮水變赤如血
永元三年七月龍鬬於建康淮水激五里
齊明帝崩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
脫地帝輟哭大笑
東昏置射雉場二百十六處
東昏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白虎幢七丈五尺齒
上擔之折齒不倦
東昏每出不欲人見之驅斥百姓唯置空宅縣幔爲

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歛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

東昏侯潘妃琥珀釧直一百七十萬

梁臨川王寵姬江無畏寶屧直千萬

東昏於諸樓閣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按前此有漢廣川王海陽坐畫屋爲男女贏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宅罪廢

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帝兩幸同泰寺捨身爲奴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陳高祖承

定二年五月辛酉幸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

梁武末年都下用錢每陌皆除其九元帝江陵每陌又除六文時以爲陽九百六之占

太建十四年陳後主即位江水色赤如血

隋文帝問監者陳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

宋吳郡婦人韓蘭英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用爲宮中職僚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呼爲韓公

沈約宋書樂志凡歌字皆作哥字。

晉納后六禮之文皆稱皇帝咨后家稱糞土臣某頓首稽首再拜以答。又宋時刺史二千石拜詔書除辭闕板文云某官糞土臣某甲。

梁武帝丁貴人生有赤痣在左臂。又體多疣子。及帝鎭樊城納之並失所在。

元帝徐妃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為詩相贈答。

陳宣武章后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

功之服則一爪先折宣帝郗后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後主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黒如漆其光可鑑

宋文帝卽位後皇后生元凶劭自前代惟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劭二人而已

宋前廢帝號明帝爲豬王建安王休仁爲殺王山陽王休祐爲賊王東海王禕爲驢王

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宋明帝甚諱之江謐常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

宋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

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輙造九十枚
宋孝武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
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踴涕泗交流上甚
悅以爲豫州刺史
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有白頭烏萬計集於門樓
徐聿之爲元凶所害子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
願有子自牀投地者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
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
晉納后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

四時厚八分以應八節皆眞書后家答疑脚書之

魏太武攻盱眙臧質爲將軍北救太武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

王融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

王偃尚宋武帝女吳興公主常倮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

何澗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歌曲即楊叛兒一作楊婆兒

齊高帝好水引餅何偃嘗供上焉

東昏潘玉兒有國色齊亡軍主田安啟梁武帝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旣見縊潔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

陳後主宮娃七寶束帶至宋猶在潤州蘇氏家

沈約腰有紫痣徐陵目有青精

江泌衣敝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饑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蝨

張嘉貞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此出尚書故實又賓客嘉話作劉夢得）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唐猶在

南唐烈祖稅嚴嘗旱伶人申漸高侍側祖曰聞四郊乃多雨漸高遽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

元宗母宋太后一日失去不知所在數日後訪得之在方山寶華宮

後主佞佛禮拜額生疣贅行坐手常結印爲僧寺手削厠籌於面上試之

韓熙載家多妓樂後主密令顧閎中就其會客時寫

之爲韓熙載夜宴圖圖中有賓客謂其妮人者烟雲過眼錄又有周文矩圖此事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鍾城人盡驚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

南唐元宗溧水桑樹中生一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左跪衣械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漢咸帝永嘉元年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哀帝建平三年汝南有樹生枝如人靈帝熹平中亦兩見

烈祖受禪舊唐有某御廚者來金陵於是宴設有中朝承平遺風長食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餤春分餤蜜雲餅鐺糟炙瓏璁餤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餕

馮權給使元宗於太子宮元宗常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中賜權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

南唐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自荷鋤理小圃成畦以真珠百千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

盧郢妹為徐鉉婦鉉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為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頓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易一字鉉服其工

後主大周后創為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

孫忌一名晟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鋒起

後主大周后元宗嘗因其上壽賜以燒槽琵琶后將

卒以此并玉臂釧留別後主後主以后生平所愛金屑檀槽琵琶附葬

後主爲小周后於花間作亭窮極雕鏤兩狹迫僅容二人與后同處其中

後主時僧尼犯淫者有司請追還俗後主曰僧尼犯淫使其冠笄乃是遂其所欲姑令禮佛自懺

沈存中曾於建康見發六朝墓得玉臂釵兩頭施宛轉可以屈伸令圓僅於元縫爲九龍繞之功侔鬼神

王荆公乘驢入鍾山時與路傍村媼語一日媼以麻

綫數縷詒荆公曰煩相公歸與相婆
秦檜當國有執政出守建康爲諂媚每發書必寫百
幅擇而用之

三藏塔

余嘗至大報恩寺登三藏殿後堦有小塔云是唐玄
奘葬處私臆謂三藏自在長安慈恩以何因緣復過
江表乃攷晉隆安中延致鳩摩羅什施寺賜額法王
尊爲三藏國師寺名白塔後并入報恩疑此是三藏
舊塔況誤認爲唐之玄奘耳頃檢金陵新志云白塔

在寺東即葬唐三藏大徧覺玄奘大法師頂骨之所

金陵僧可政宋端拱元年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

俗名白塔於是始灼然知爲唐之三藏惜所謂塔記

無從可攷梵刹志亦兩存其說而未詳且旣云石塔

唐時建又云宋天禧寺僧可政云云恐誤

長干塔

長干寺舊有阿育王塔梁大同三年高祖改造出舊

塔下舍利及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

短放之則屈爲蠡形始吳時有尼居此地爲小精舍

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中宗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煖不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苦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則不復地獄因此出家遊行禮塔至丹陽未知塔處

乃登越城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見阿
育王塔所放光明由是定知有舍利乃集衆掘之入
一丈得三石碑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銀函中
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長數尺即遷舍利
近北對簡文所造塔建一層塔十六年沙門僧尚加
爲三層即梁高祖所開者也至南唐時廢寺爲營廬
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事進所感
感舍利投進有詔復爲寺即其表見之地建塔賜名
感舍利塔天禧元年改名天禧寺元至順初[illegible]

修塔塔完之日天花如雨祥光如練滿空者數日

國朝永樂中即其地重建大報恩寺塔高九層純用琉璃為之其工麗甲古今佛刹矣第不知塔中舍利仍是阿育王塔中所函否舊曾以問寺僧無能詳者

長干寺金像

實錄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令人於光處掊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趺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乃令御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

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響經一載補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銅花趺浮出水上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投水於底得佛光豔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會焉歷三十年光趺始具隋文帝徙入長安

## 長干

金陵新志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壠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官寺

南巷西頭出大江梁初起長干寺按是時瓦官寺在淮水南城外不與長干隔而今日賽工橋西卽是江水流處其後洲渚漸生江去長干遂遠而楊吳築城圍淮水於內瓦官遂在城中城之外別開今壕而長干隔遠不相屬矣

少谷先生評李王詩

外舅少谷公嘗手批李于鱗集唯七言律耳言其詩律細而調高然似吳中新起富翁局體止是華俊精緻若杜工部便如累世老財主家中百物具足卽陳

朽間錯愈見其爲富有也又曰弇州好用古之奇字奇句湊合一處詩文皆然終不似古之大家滔滔莽莽無意爲奇而卒亦未嘗不奇者平日論文章之達者獨首推王文成公曰能道其胸中所欲言婉折暢快是國朝第一人

## 金陵古城

曩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倉猝對以東晉所築今有五城渡是後讀前志知唐韓滉又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是有二

五城矣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蠡所築在長干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頭淸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迴二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梁陳因之臺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

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城即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冶城東則運瀆俱在今下街口西等處冶城即在今之朝天宮也琅邪城在江乘南岸金陵鄉金城吳築後主寶鼎元年置亦在上元金陵鄉秣陵城在小長干巷内建鄴城淮水北吳冶城東蔣州城隋置於石城檀城在清風鄉謝玄別墅宋爲檀道濟故名白下城在江乘之白石壘靖安鎮唐罷金陵縣築此城因名貞觀七年廢東宮城宋元嘉中修永安宮爲東宮城在臺城東門外金陵府城隋大業六

年置湖熟城古縣名宋元嘉中徙越城流人於此在今湖熟鎮白馬城在江寧縣三十里梁同夏縣城在上元縣長樂鄉臨沂城晉僑置在今上元之白常村懷德縣城晉置後改曰費縣在古宮城西北者闕寺西今鼓樓之西是其地

凹凸畫

歐邏巴國人利瑪竇者言畫有凹凸之法今世無解此者建康實錄言一乘寺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

暈如凹凸就視即平世咸異之名凹凸寺乃知古來西域自有此畫法而僧繇已先得之故知讀書不可不博也

## 金陵南唐畫手

金陵艾宣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東坡跋其畫云宣畫花竹翎毛為近歲之冠既老筆尤奇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

昇州厲昭慶工佛像尤長於觀音何容都潑以丹青自樂周文矩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

南莊最爲精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樓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此圖畫見聞志所紀在金陵新志摭遺卷中南唐又有王齊翰工畫羅漢而志不之載

趙母授經

宋趙定母金陵人多通詩書常聚生徒數十人張唯講説儒碩登門質疑必引與之坐開發與義咸出意

表景德二年子定登第授海陵從事訓曰無飾虛以沽名無事依以奉上處內在盡禮居外在活民見石徂徠賢惠錄按此毋亦曹大家宋宣文之流亞也而乃堙滅不甚著稱豈非詞采不彰不獲與李易安朱淑眞輩揚芬藝苑惜哉

古碑刻

金陵六代文獻之淵藪自唐歷五季宋元名人魁士代不乏賢金石之章固當不可勝記乃今余所目見僅吳天璽碑重刻嶧山碑攝山江總持碑唐高正臣

書碑祈澤寺宋紹興碑耳改革之際爲人焚毀橋基柱礎何但魏經礪角磨刀寧唯漢寢以不刊之遐貫與寒烟野草共銷滅於三山二水之間固有識者之深悲而無名公所竊笑也臧晉叔恒言六朝碑版街心巨石皆是雖係謔言實有斯理暇日尋檢舊志擇其文字之尤宜存者志之爲慕古者動遐想焉

南岳碑七十七字 淮尚書門人重勒在臨淮侯園中

秦始皇帝東遊頌德碑

秦泰山碑

秦嶧山碑 二碑在府學

吳後主紀功三段石碑一曰天發神讖碑一曰天璽碑華覈作皇象書敘事又定爲蘇建今在府學尊經閣下

攝山棲霞寺碑 梁元帝作

鍾山飛流寺碑銘 梁元帝作

晉元帝廟碑 宋葉適撰

開善寺碑銘 梁王筠作

卞公忠烈廟碑 宋胡銓撰

長干寺衆食碑 陳徐陵撰

維摩居士像碑 晉顧長康畫重刻在元戒壇寺蘇黻公有像記見金陵新志

瓦官寺維摩詰畫像碑 唐元黄之文

王羲之蘭亭記 留守晁謙之以家本刻于紬書閣三段石後壁間

齊海陵王墓誌 宋謝朓撰并書

棲霞寺新路記 徐陵作

梁同泰寺法師碑 蕭挹書

梁忠武王碑 徐勉造貝義淵書在上元縣黄城村

梁康王碑 劉孝綽文貝義淵書上元清風鄉甘家巷

陳景陽宮井闌刻銘 一隋開皇中分書或云煬帝所作一唐開元中江寧丞王震分

書一太和

中篆書

攝山棲霞寺碑文并銘 江總持撰 京兆韋霈書 今重刻存

大莊嚴寺碑 梁江總撰

顏氏大宗碑二 碑顏眞卿書在上元金陵鄉乾道中移入府學其碑座尚存故地猶名顏碑衙

顏魯公放生池碑

唐明徵君碑 高宗御製侍郎王書高正臣書王知敬篆額今存

莊嚴寺僧旻法師碑 梁元帝作

草堂寺約法師碑 梁王筠作

佛窟寺碑 孫思撰在牛首

蔣莊武帝廟碑 徐鉉文

方山上定林寺碑 元虞集文

李太白讚寶公畫像 吳道子畫李太白贊顏真卿書趙子昂又書十二時歌

福興寺碑 尚書許某文張從申書

南唐五龍堂玄元像記 徐鍇文在石城

李順公碑 高越書在西門外石子岡下

南唐追封慶王碑在城南裏湖橋韓熙載作徐鉉篆額

德慶堂題榜 李後主書宋僧曇月刻石在清涼寺

寶華宮碑　南唐行書人品方山

宋仁宗飛白書　乾道八年留守洪遵刻之華藏寺

高宗孝經　晁謙之刻石郡學

祈澤寺宋紹興祈雨碑

高座寺雨花臺記　宋馬光祖文并書

南唐宋齊丘鳳皇臺詩　石在臺上

明道先生祠記三跋　宋朱熹游九言眞德秀文馬光祖

忠襄楊公祠堂記　宋魏了翁作

八功德水記　宋梅摯作

本業寺記　南唐僧契撫作東山任德鈞書

定林寺記　朱舜庸文秦儔書

道光泉記　王安國作

王介甫平甫此君亭竹詩　在今府學中石已斷碎

張文潛書太白鳳皇臺詩上　馬光祖書跋倪垕刻石臺

蘇子瞻書漁家傲詞　送王勝之在白鷺亭

江寧府涼館記　宋呂升卿建元時敏記米芾書

金陵雜詠　黃履詩溧水尉周沔書刻江寧府治

子隱堂記　柯摯作

## 圍中長短句

李後主在圍中猶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闌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栁低迷當見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意不在書耳此出西清詩話當時江南被圍自開寶七年十一月至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城破宋祖令呂龜祥詣金陵籍煜圖書赴闕下得六萬餘卷其爲後主與黄保儀聚焚者又不知幾許也後主之好文如此故非庸主其

詞是臨江仙調悽婉有致

## 金陵諸園記

弇州游金陵諸園序謂李方叔記洛陽名園十有九若金陵中山王諸邸所見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錦衣之東園清遠者有四錦衣之西園次大而奇瑰者則四錦衣之麗宅東園華整者魏公之麗宅西園次小而靚者魏公之南園與三錦衣之北園度必遠勝洛中蓋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檜栢而無石方叔記中不稱有壘石為峯嶺者可推已所記諸

園凡十有六一曰東園記稱近聚寶門稍遠園在武定橋東城下西與教坊司鄰今廢圯二曰西園在城南新橋西驍騎倉南記稱鳳臺園誤其隔弄者乃鳳臺園也今再易主屬桐城吳中丞三曰鳳臺園記止稱鳳皇臺此中舊有一巨石爲陳廷尉載去今廢爲上瓦官寺四曰魏公南園本徐八公子所創後轉入魏公在府第對門五曰魏公西園在賜第之右多石而偉麗爲諸園之冠六曰四錦衣東園在東大功坊下七曰萬竹園在城西隅地大皆種竹今爲王計部

張太守許鴻臚分有之八曰三錦衣北園在府第東弄之東九曰金盤李園在卞忠貞廟西今廢圯十曰九公子家園在府第對門十一曰莫愁湖園在三山門外莫愁湖南今圯以土皆中山王諸邸所有也十二曰同春園齊王孫所創在南門內沙窩小巷今為它人分據十三曰武定侯竹園在竹橋西漢府之後十四曰市隱園在武定橋油坊巷即姚元白所搆者今南半為元白孫憲副允初拓而大之北半為故侍御何仲雅改名足園矣十五曰武氏園在南門內小

巷內記稱武憲副之第非乃憲副之叔名易者今數更主十六日王貢士杞園在聚寶門外小市西之弄中其門北俯城壕貢士官縣令當弇州官南都時諸園如顧司寇之息園武憲副之宅傍園齊王孫似碧之烏龍潭園皆可游可紀而未之及也

## 古園

古園苑之在志者華林園本吳宮苑晉及陳皆名華林在臺城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宋元嘉中以其地為北苑後改今名顏延之有三月禊飲詩序上林苑在

雞籠山東歸善寺後宋初築於玄武湖北孝武立名西苑梁改名上林博望苑在城東七里齊文惠太子所立沈約郊居賦云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昔儲皇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謝玄暉詩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卽此婁湖苑齊武帝築青溪後宮作婁湖苑青林苑在籬門亭北靈丘苑齊武帝立在新林界方山苑在方山側齊武帝立江潭苑在新林路西梁大同初立西園晉安帝元興三年桓玄築於冶城芳林苑一名桃花園一名芳林園齊高帝舊宅在

古湘宮寺前芳樂苑齊東昏卽臺城閱武堂爲芳樂苑在今覆舟山前小教場地建興苑梁立於秣陵里在秦淮南岸玄圃齊文惠太子立在臺城北南苑宋有之在瓦官寺東北桂林苑南朝宮苑記在落星山之陽東籬門園梁何點所寓内有卞忠貞冢卽今冶城西地一云卽烏榜村南唐北苑徐鉉有北苑侍宴賦序云望將嶠之嶔崟視爲聖壽泛潮溝之清淺流作恩波在城北金波園南唐未詳其處烏衣園在烏衣巷之東王謝故居一堂扁曰來燕馬光祖新之堂

後植桂亭曰蕊玉香中梅花彌望堂曰百花頭上其
餘亭館皆佳東園在東冶亭側沈約郊園在鍾山下
約憩郊園和約法師堂詩云郭外三十畝欲以貿朝
饘繁蔬既綺布密果亦星懸謝朓有和沈祭酒行園
詩沈慶之園在婁湖柳元景菜園在秦淮南陸靜修
茱萸園在鍾山半半山園在報寧寺王半山詩今年鍾
山南隨分作園圃又云孫陵曲街去吾園數百尺繡
春園宋高定子記舊社壇東行宮養種園在宋江寧
府東城外馬光祖修按古園苑多屬官家遊幸之所

士大夫所居自二沈鄉王而外未甚有灼然可紀者也然亦豈能如洛陽之諸園與夫金谷午橋平泉爭盛哉　國初以稽古定制約飭文武官員家不得多占隙地妨民居住又不得於宅內穿池養魚傷泄地氣故其時大家鮮有爲園囿者即弇州所紀諸園大抵皆正嘉以來所創也

三宜恤

南都諸役累重所以困吾百姓者多矣近年當事者加意剷除始稍有甦息之望向有議裁寄庄戶之乘

并禁貲鋪之罔利與搜富戶之非法者其說固亦有見第今皆開姚太守叙鄉之言曰均賦者不宜苛摘寄庄戶寄庄戶乃無田者之父母也令寄庄戶冒役太重勢必不肯多置田彼小民之無立錐者安所倚命乎寄庄戶以田一畝予佃戶種必以牛與車予之又以房居之計一歲所入畝之中上者可收穀二石以其半輸之田主而佃戶已得一畝之入矣是寄庄戶不惟無害於民且有利於民即田連阡陌其仰給者不啻衆也何以尤其兼并也方司徒呆山之言曰

質鋪未可議逐也小民旦夕有緩急上既不能賚之其鄰里鄉黨能助一臂力者幾何人哉當倉迫之中隨其家之所有抱而趣質焉可以立辦可以亡求人則質鋪者窮民之筦庫也可無議逐矣王太守元簡之言曰往日海中丞在吳中貧民有告富家者必嚴法處之一時刁訐四起富戶之破亡者甚衆此大非是邑有富民小戶依以衣食者必夥時值水旱勸借賑貸須此輩以濟緩急雖一村有一富者近村田房不免多爲所有然必是貧者方賣賣於他人與賣於

富家一也且富家自非豪惡閔不畏法者豈必盡謀占而計取之假令摧剝富民富者必貧閭百千萬室而皆赤貧豈能長保三先生之言皆深思遠慮與浮見者不同因表而出之以諗於當事者

鼠拖卷

嘉靖庚子科第八十三名舉人顏芳其硃卷已爲房考抹擲案下矣倏而又在案上再擲去已又復襍於所取卷中房考心訝之因再擲於地假寐榻上俟之則羣鼠共拖自地而置諸案也因取以中式出棘後

詢芳曰爾家必有陰德不然何以鼠爲拖卷若此芳對曰不省有何陰德第三世以來戒不畜貓耳余嘗舉此似客客因笑曰物莫小於蟻宋公序一爲橋而領取狀元宰相又莫賤於鼠顏嗣桂三世不畜貓而芥拾舉人勿以善小而不爲豈不信哉又進而求之狀元宰相人世之極榮也若何僅爲南柯郡中報功之典保穿墉之牙而受報於塲屋天之於鼠子何若是重也蓋物並育而不相害也其亦可恍然而悟也夫

許王二公雅量

前輩酒德之美使人欲傾家釀者無過石城先生先生飲可二斗許年至八十與客飲終日笑語獻酬交錯玉山乍頹金波猶瀉真盛德士也其次莫如方伯王與竹公公名橋舉萬曆甲戌進士飲差除石城先生對客以大尊置坐側計壺命侍者溫而進之盡其所有而罷而飲啜猶不輟竟日陶然嘗至一中貴所以十大碗一百小杯進公徐飲畢酕醄策馬而歸公七十時余有詩祝之曰遺風自許從先進古道真堪

式後生胸次幾曾忘坦蕩口端終不挂譏評皆實錄也

## 少冶公注杜詩

少冶先生嘗批點杜律虞注今止記其二條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注云鼎足之功不可謂不大自孔明視之直一羽毛耳霍光知此安能赤宗又蜀主窺吳幸三峽注云窺字不妥征字事體又太大後見澹園筆乘解前二語正與此同

## 南京太廟祀典

工部尚書丁敬宇公爲余言估修　奉先殿入殿中瞻望殿所祀者六室一爲　德祖二爲　懿祖三爲熙祖四爲　仁祖五爲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六爲　仁孝皇后顓祀　仁孝蓋以　成祖在御日未定都北京故祀於南太廟後長陵肇建　太廟立於京師南京大內崇奉如故而升祔之禮不行故所祀唯后一位也

上陵

上陵之禮南京文武官凡八次其在京師止清明與

霜降耳京師之禮是嘉靖時所定舊亦與南京同皆時更制不知何以不並行南京不可解也　萬壽聖節百官於禮部拜　賀後吉服詣　孝陵行香京師各陵乃無此舉庚戌余隨諸公後行禮光祿吳公達可太常劉公曰梧每講求於此以爲　世廟以八月初十日生而是日適爲　高皇后忌辰故拜賀後遂詣　陵行禮隆慶中避而行之以至今日果如所言賀壽與祀　陵禮並行似亦不可不一爲釐正也

注錄司官

前通山令路公九同舉隆慶丁卯鄉試寓府中夏夜露坐大中橋宅之中庭忽體倦趣臥入室有二皂衣人尾其後呼之同往久而至一官府殿宇嵬麗甚有冕黻貴人坐於上公庭謁之貴人曰呼若至無它此中缺一注籙司官須汝銓補耳公駭汗伏地泣而請曰舉人年幸未老家赤貧而子幼若拜此命則一家之生路斷矣希別簡賢良活此螻蟻言訖淚雨下貴人曰此官職殊不庳命左右試引至其所令觀之人遂引公至一官府其制差小於前所見而嵬麗相埒

穿堂後至密室中置朱棺扃鐍甚固左右指而告公曰此即爾所饗用也復引至貴人所貴人問曰地佳否若竟願居此否公復泣辭如前貴人愀然久之曰若既堅不欲不汝彊也令左右縱使歸既歸而颯然如夢覺公後數年始謁選爲通山令家頗饒年至七十餘而卒卒時亦無它異

葛雲蒸

葛雲蒸名如龍爲應天諸生嬰試不利謝去之隱於鳳皇臺畔初治居曰竹護齋有竹數百竿又建閣竹

中甚窈窕後徙於上瓦官寺之北山麓甫構架掘地得一巨石數人舁起之而泉泓然出其下爲詩極力法唐人時有佳語沈大令生予亟稱其鶯聲嬾出村之句余嘗爲之序字法歐陽率更年七十餘而卒亡子

## 國子生中式額數

應天國子生中式有謂以三十五名爲額者有謂以三十名爲額而其五名乃雜流者歷考前科試錄殊不然兩畿一百三十五名之額定於景泰之四年鄉

試後是年應天所取至二百五人而以國子生中式者僅十八人而已天順三年應天中者一百三十五名以監生中式者九人而已至嘉靖之戊子僅十人辛卯僅四人而甲午驟增至三十二人丁酉至三十五人顧第未深考豈時有因事為之建白者邪自後或遞增遞減無恒數至己酉僅十五人壬子僅二十一人乙卯僅二十人戊午至二十六人辛酉至二十七人甲子至二十五人而諸所稱雜流者已盡禁不與登賢書矣將諸曹六館士亦安其常或羸或絀未

有譁者至丁卯以議去皿字號明示裁抑國學之意於是中式者僅八人考試官謁　廟之時諸士羣聚而譁之矣疏聞諸生頗入嚴譴而額數乃定爲三十五名自是庚午以恩貢加額足五十名癸酉足三十名其後多至三十少至二十六而大畧以二十八名爲常則丁卯後沿而相因不敢爲之議減也乃知天下事因其舊則人情相忘於無言卽少虧於額而不敢議惟明示以裁抑而更舊制則一激而鬨亟捄其弊反爲常額以徇之迄今奉加額三名之　恩詔而

人人猶上書以爭不肯靜矣嗚呼議天下事真不易哉

## 登第有定命

妻大父王西谷公爲諸生最有聲大京兆某公奇之延以教其子正德丁卯鄉試闈榜將終不見公名某公大言於主考曰我應天學中如王鑾者國士無雙何以不入彀若無此子名榜不可出也乃令徧搜諸卷字號得應天者三十人一一拆之皆非公某公快快甚至二十九卷主考與監試曰天明矣不容更待

某公不得已以二十九卷人名填榜既發其第三十卷猶在案上試拆之乃西冶公也因共嘆以為定命不可强乃爾後公貢入京部試以其才必登第趣赴南監比至八月初矣科試已畢司成石公試公彝倫堂記大加稱賞躬送公入場遂以是年登第明年成進士嗟夫某公之愛才而薦引如此其在今日議論多而嫌疑重即無一人登榜者亦噤不敢開一言矣古今之異如此哉

李祺

李祺爲駙馬都尉韓國公善長之長子也尚臨安公主其九世孫君錫家尚存其誥命與像君錫但據史言祺於永樂初死於江浦而已或言以不歸順賜死然無明證亦初不言其以父罪被囚也惟朱鷺建文書法儗附錄載之曰祺以父罪囚於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投水死之且注曰獨見史纂未及入譜不知鷺從何得之按史言韓公暴卒不記其詳君錫言廷臣劾奏上命公歸第次日早命百官往弔其門公遽投繯而死死後臨安公主卽徙宅於聚寶

門外碧峯寺之南夫以其母成穆貴妃孫氏生前之寵　高皇帝豈不少念之而忍聽其女出於郊坰意徙宅必出於　上意無疑而祺之被囚當必不謬君錫又言其城外府制與趙梅二都尉府同此則　高皇以愛女之故終不使祺之與父駢死也嗚呼可謂義盡而仁至也已公主薨於永樂十九年二子當廢指揮鎮撫未赴官弇州宗戚表言韓公賜死公主尋薨祺以憂卒似未詳確

建業風俗記

王丹丘先生著有建業風俗記一卷其事自冠婚喪祭以迨飲食衣服其人自鄉士大夫秀才以至於市井之猥賤亡不有紀大較慕正嘉以前之厖厚而傷後之漸以澆薄也姑舉其數則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雖不逮先輩亦少涉獵聚會之間言辭彬彬可聽今或衣巾輩徒誦詩文而言談之際無異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猶循禮法見尊長多執年幼禮近來蕩然或與先輩抗衡甚至有遇尊長乘騎不下者又云嘉靖初年市井極僻陋處多有豐厚俊偉老者

不惟忠厚朴實且禮貌言動可觀三四十年來雖通衢亦少見矣又云嘉靖初腳夫市口或十字路口數十羣聚澗邊深綱青布衫袴青布長手巾靸鞋人皆肥壯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於行禮娶親俱有青布褶其人皆有行止今雖極繁富市口不過三五黧瘦之人衣衫藍縷無舊時景象又云正德中士大夫有號者十有四五雖有號然多呼字嘉靖年來束髮時即有號末年奴僕輿隸俳優無不有之又云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謹禮法居室不敢淫飲食不

敢過後遂肆然無忌服飾器用宮室車馬僭擬不可言又云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面或有好事者畫以羅木皆朴素渾堅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園囿僭擬公侯下至勾闌之中亦多畫屋矣它多感刺之言不能具載噫嘻先生所見猶四十年前事也今則又日異而月不同矣石城許先生嘗有述懷詩若使賈生當此日不知流涕又如何嗟乎難言哉

蠍

南都三四十年前絕無蠍人多白首未見之頃年處處生此蟲余家自乙巳歸自京師每歲夏秋間必見之形差小於京師被螫者痛楚無異蓋疑爲廂笥中攜其種至因遂孳育如此南鄰趙光祿家亦有之按酉陽雜俎江南舊無蠍開元中一主簿以竹管盛渡江江南因此有蠍俗呼主簿蟲又曰蝸牛食蠍以跡規之蠍不復去蠆之螫而爲蝸牛所食物之相制固不在形體間也又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蠆

燕子磯江中龍

嚴文靖公訥爲翰編時使　楚藩歸舟行過燕子磯維而登焉雷大作遂入舟解維已而江波大涌噴沫蔽空一龍曳尾自江而下舟如箕蕩人皆股弁公神色不變與客縱目之曰眞奇觀也龍徐徐而逝公生平悛悛小心今叚乃爾恬穆人皆異之

冊庫鎖匙

南都冊庫在後湖中每月之一六日戶科給事中與戶部主事督理者過湖查勘其門之鎖鑰以一監生

往請於內守備太監所既開即繳還其鑰匙以一舊黃絨索繫之傳爲　高皇后手所製也曾一監生偶捧過寓其妻不知謂繩舊爲易一新者比繳而太監大駭懼詰知其故亟命索舊者繫之監生幸得亡辠

銅儀龍

欽天山有觀象臺上庋銅渾儀四隅柱各一龍蟠繞拱之而龍各以一銅銀鐺繫之相傳前幾年風雨中一龍曾飛去人伺而見之遂加鎖自是不復飛矣

客座贅語卷五終